

托尔斯泰小说系列

Л.Н.ТОЛСТОЙ

外文出版社
上海远东出版社

战争与和平

第二卷

草婴译

托尔斯泰小说系列



战争与和平

第二卷

草 婴译

外 文 出 版 社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俄)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 Л. Н.)著;草婴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1997

(托尔斯泰小说系列)

ISBN 7-119-02000-5

I. 战… II. ①托… ②草… III. 长篇小说-作品-俄罗斯-近代

IV. I51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082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战争与和平

第二卷

列夫·托尔斯泰 著

草 婴 译

责任编辑 孙海玉

装帧设计 陶雪华

美术编辑 蔡 荣

*

外文出版社

(中国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中国上海市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联合出版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97 年(34 开)第 1 版

1997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119-02000-5 /I·443

(共四册)总定价: 59.00 元(平)

战争与和平

	目次
	第一卷
1	第一部
155	第二部
285	第三部
	第二卷
417	第一部
493	第二部
595	第三部
695	第四部
765	第五部
	第三卷
867	第一部
975	第二部
1163	第三部

	第四卷
1313	第一部
1385	第二部
1445	第三部
1507	第四部
	尾 声
1583	第一部
1655	第二部
1707	列夫·托尔斯泰略谈《战争与和平》
1719	《战争与和平》各章内容概要

—

一八〇六年初，尼古拉回家休假。杰尼索夫也要回沃罗涅日老家，尼古拉就请他一起到莫斯科，先去他家住几天。在终点前一站，杰尼索夫遇到一个同事，同他喝了三瓶酒。杰尼索夫挨着尼古拉躺在驿站雪橇上，尽管道路坎坷，直到莫斯科他都没有醒过。尼古拉则越接近莫斯科，心情越急切。

“快到了吗？快到了吗？哦，这些街道、小铺、面包房、街灯、雪橇，真讨厌！”在城门口验过准假证，进入莫斯科后，尼古拉想。

“杰尼索夫，到了！还睡呢，”尼古拉说，前倾着身子，仿佛想用这种姿势来增加雪橇的速度。杰尼索夫没有理他。

“喏，那是十字路口，车夫扎哈尔总是停在这里的。瞧，那不就是扎哈尔吗，还是那匹马！喏，那是卖蜜糖饼干的小铺子。快到了吗？对了！”

“到哪一家？”车夫问。

“哦，就是街头那所大房子，你怎么没看见！那就是我们家的房子，”尼古拉说，“那就是我们家的房子！”

“杰尼索夫！杰尼索夫！我们这就到了。”

杰尼索夫抬起头来，咳嗽几声清清嗓子，却什么也没

回答。

“德米特里，”尼古拉转身对驭座上的跟班说。“那不是我们家的灯光吗？”

“是的，少爷，老爷书房里灯还亮着。”

“他们还没睡吧？呃？你说呢？”

“喂，别忘了给我把那件新的短外套拿出来，”尼古拉摸摸初生的胡子，添上说。“喂，快跑，”他对车夫嚷道。“你醒醒，瓦夏，”他对杰尼索夫说，杰尼索夫又垂下头。“喂，快一点，赏你三卢布酒钱，快一点！”当雪橇离他家大门还有三座房子时，尼古拉又叫道。他仿佛觉得马不在走。雪橇终于向右拐往大门口。尼古拉看见熟识的灰泥剥落的飞檐、台阶和人行道柱。他不等雪橇停住就跳下来，跑进门廊。房子里依旧死气沉沉，仿佛根本不理睬来了什么人。门廊里一个人也没有。“天哪！是不是都平安无事？”尼古拉想，心头揪紧地站了一会儿，立刻又顺着门廊和熟识的歪斜楼梯跑去。那个曾因没擦干净而惹得伯爵夫人生气的门把手轻轻转动了。前厅里点着一支蜡烛。

米哈依洛老头子睡在一个大柜子上。跟班普罗科菲是个大力士，能抓住后座把马车抬起来，此刻正坐在那里打草鞋。他抬头望望打开的门，他那睡意蒙眬的淡漠神情顿时变得又惊又喜。

“啊，小少爷！小伯爵！”他一认出小东家就大声叫道。“真是没想到！我的宝贝！”普罗科菲兴奋得浑身直打哆嗦，向客厅跑去，大概想去通报，但又改变主意，回过头来俯身吻了吻小东家的肩膀。

“都好吗？”尼古拉闪开手臂，问。

“感谢上帝！一切平安！他们刚吃过晚饭！哦，让我瞧瞧您，少爷！”

“全家都平安无事吗？”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

尼古拉把杰尼索夫完全给忘了，不要别人通报，就自己拉下皮外套，踮着脚尖跑进黑暗的大厅。一切都是老样子：还是那几张牌桌，还是那个带罩的枝形吊灯。但显然有谁看见了他，不等他跑到客厅，就有一个人像一阵风似的从边门冲出来，一把抱住他，在他脸上吻着。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人从另一扇门里冲出来；又是拥抱，又是接吻，又是叫嚷，又是快乐的眼泪。尼古拉分不清哪个是爸爸，哪个是娜塔莎，哪个是彼嘉。大家都同时叫嚷，说话，吻他。只有母亲不在，这一点他已发觉了。

“哦，真没想到……尼古拉……我的朋友，宝贝！”

“瞧他……我们的宝贝……他可变多了！喂！拿蜡烛来！……倒茶！”

“快来亲亲我！”

“心肝……还有我。”

宋尼雅、娜塔莎、彼嘉、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薇拉、老伯爵，一个个拥抱他；男女仆人挤满客厅，一面说话，一面叹息。

彼嘉抱着他的腿，叫道：“还有我呢！”

娜塔莎抱住他的头，吻遍他的脸，闪开身子，抓住他的外套前襟，像山羊似地在原地跳着，发出尖利的叫声。

周围都是亮晶晶的快乐眼泪，充满爱的眼睛，渴望亲吻的嘴唇。

宋尼雅容光焕发，脸红得像块红布，也抓住尼古拉的

手臂，用幸福的目光盯住他的眼睛，期待他的回顾。宋尼雅已满十六岁，出落得楚楚动人，特别在这欣喜若狂的时刻。她目不转睛地瞧着尼古拉，脸上挂着微笑，屏住呼吸。尼古拉感激地瞟了她一眼，但还在等待和找寻什么人。老伯爵夫人还没有出来。一会儿，门口传来了脚步声。脚步非常急促，不可能是他的母亲。

但正是他的母亲。她穿着一件他走后新做的连衣裙。大家都放开他，他向母亲跑去。两人走到一起，伯爵夫人立即倒在儿子怀里放声痛哭。她抬不起头来，把脸贴在他那冷冰冰的外套扣带上。杰尼索夫悄悄地走进屋里，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独自站在那里擦眼泪。

“我叫杰尼索夫，是令郎的朋友，”他向疑问地望着他的伯爵自我介绍说。

“欢迎，欢迎！我知道，知道，”伯爵同杰尼索夫拥抱，接吻。“尼古拉来信说起过您……喂，娜塔莎，薇拉，这位就是杰尼索夫。”

一张张喜气洋洋的脸都转过来对着黑发蓬乱的杰尼索夫，大家把他团团围住。

“好朋友，杰尼索夫！”娜塔莎高兴得忘乎所以地尖叫，跳到他跟前，抱住他，吻他。大家都为娜塔莎的举动感到尴尬。杰尼索夫也脸红了，但他微微一笑，拿起娜塔莎的手吻了吻。

杰尼索夫被领到为他准备的客房。罗斯托夫一家人都聚集在起居室里，围着尼古拉。

老伯爵夫人坐在他旁边，一直拉住他的手不断地吻着；其余的人聚集在他周围，不肯放过他的每个动作、每句话、每道目光，一双双眼睛热情洋溢，充满了爱，一直盯

住他。他的弟弟和姐妹相互争吵着，都要挨着他坐，抢着给他递茶，送手巾，取烟斗。

尼古拉看到大家这么爱他，感到很幸福；但比起刚见面时的那种狂欢，此刻的幸福就显得平淡了。他一直期待着更多更大的幸福。

第二天早晨，两个远道来的人一直睡到九点多钟。

客房外边的屋里杂乱地放着军刀、挎包、皮囊、打开的箱子、肮脏的皮靴。两双擦得干干净净的带马刺的军靴放在墙边。仆人送来了洗脸盆、刮胡子用的热水和刷干净的衣服。屋子里散发着烟草和男人的气味。

“喂，格里沙，拿烟斗来！”杰尼索夫哑着嗓子叫道。
“尼古拉，起来！”

尼古拉揉揉睁不开的眼睛，从热呼呼的枕头上抬起蓬乱的头。

“怎么，晚了么？”

“晚了，九点多钟了，”娜塔莎的声音回答。隔壁屋里传来浆洗过的衣服的窸窣声、姑娘们的低语和笑声。在微微打开的门缝里掠过缎带、黑发、一张张快乐的脸和一件蓝色的衣衫。原来是娜塔莎、宋尼雅和彼嘉，他们来看看尼古拉和杰尼索夫有没有起床。

“尼古拉，快起来！”门外又传来娜塔莎的声音。

“这就起来！”

这时彼嘉在外屋里看见军刀，一把抓起，就像一般孩子看到从军的哥哥时那样兴奋，也不顾姐姐看到光身男子会发窘，把门打开来。

“这是你的刀吗？”彼嘉叫道。姑娘们连忙躲开。杰尼索夫神情慌乱地把毛茸茸的脚藏到被子下，回头向朋

友求援。彼嘉走进屋里，又把门关上。门外传来了笑声。

“尼古拉，穿上睡袍出来，”又是娜塔莎的声音。

“这是你的刀吗？”彼嘉问。“还是您的？”他谄媚地对留黑胡子的杰尼索夫说。

尼古拉慌忙穿好鞋，披上睡袍走出来。娜塔莎穿上一只带马刺的靴子，正在穿第二只。尼古拉出来的时候，宋尼雅正旋转身子，想撒开裙摆行屈膝礼。娜塔莎和宋尼雅穿着一式的崭新浅蓝色连衣裙，容光焕发，双颊绯红，喜气洋洋。宋尼雅跑开了，娜塔莎挽住哥哥的手臂，把他拉到起居室。兄妹俩交谈起来。他们争先恐后地相互询问和回答只有他们俩感兴趣的无数琐事。娜塔莎听到哥哥说的每句话和她自己说的每句话都发笑，并非因为他们说的话可笑，而是因为她心里快乐，忍不住要用笑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啊，多么好哇！多么精彩！”娜塔莎谈到任何事都这样称赞。尼古拉觉得，在娜塔莎热情的感染下，离家一年半来消失的天真无邪的欢笑又从他心里和脸上洋溢出来。

“不，你听我说，”娜塔莎说，“你现在完全成为男子汉了，是不是？我真高兴，你是我的哥哥。”她摸摸哥哥的小胡子。“我很想知道你们男子汉是怎样的？跟我们一样吗？”

“宋尼雅怎么跑了？”尼古拉问。

“是啊。说来话长啦！你现在怎样称呼宋尼雅呢……称‘你’还是称‘您’？”

“看情况，”尼古拉说。

“你对她还是称‘您’吧，道理我以后告诉你。”

“究竟是因为什么？”

“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你要知道，宋尼雅是我的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为她烙了胳膊发过誓。你瞧！”她卷起麻纱衣袖，露出细长白嫩的手臂上的一个红色伤疤。那伤疤接近肩膀，连穿舞衣都能遮住。

“这是我自己烙的，表示我对她的爱。我拿一把铁尺在火里烧红，在上面烫的。”

尼古拉坐在他书房的沙发上，靠着扶手上的软垫，望着娜塔莎那双灵活调皮的眼睛，他的心又回到他的童年世界。这个世界对别人没有意义，对他却很有意义，因为这个世界给了他人生最大的欢乐。至于用铁尺烙手臂表示爱，他认为不无道理，因此不以为怪。

“还有什么呢？”尼古拉又问。

“噢，我们可要好了，可要好了！烙胳膊不过是好玩，但我们永远是好朋友，她一旦爱上谁，就会爱一辈子。这一点我不能理解。我什么事都忘得快。”

“那又怎么样？”

“我是说，她是那么爱我，也那么爱你。”娜塔莎突然涨红了脸。“哦，你可记得你动身之前……她说你可以忘记一切……她说：‘我将永远爱他，但他可以自由。’她这人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高尚！你说是吗？非常高尚，是吗？”娜塔莎说得那么认真，那么激动，可以看出，她现在说的话她以前也曾含着眼泪说过。尼古拉沉思起来。

“我说过的话决不收回，”尼古拉说。“再说，宋尼雅是那么可爱，只有傻瓜才会放弃这样的幸福，是不是？”

“不，不，”娜塔莎叫道。“这事我同她也谈过。我们料到你会这样说。但这样可不行，你要明白，你要是这样

说，你就认为自己是受诺言的约束，这样，她说这话就像是故意的。这就表示你同她结婚是勉强的。这就不对头。”

尼古拉看出，这事她们是好好考虑过的。宋尼雅的美昨天就使他吃惊。今天匆匆看到她一眼，尼古拉觉得她更加迷人。宋尼雅是个漂亮的姑娘，今年十六岁，显然热爱着他（这一点他从没怀疑过）。尼古拉想：他怎么能不爱她，不同她结婚呢，但现在还不到时候。现在他还有那么多别的活动和快乐的事！“不错，她们想得很妙，”尼古拉想，“但我要维护我的自由。”

“那很好，”尼古拉说，“这事我们以后再谈。啊，我看到你真高兴！”他补充说。“那么，你怎么样，对保里斯没变心吧？”哥哥问。

“胡扯！”娜塔莎笑着叫道。“我不想他，也不想别的什么人，我才不想呢。”

“原来如此！那么你想什么呢？”

“我吗？”娜塔莎反问，脸上焕发出幸福的微笑。“你看过杜波吗？”

“没有。”

“大名鼎鼎的舞蹈家杜波，你没看到过？那你就理解了。我要做个像她那样的人。”娜塔莎弯着两臂，提起裙子，像跳舞那样后退几步，转了个身，跳起来两脚相撞，然后踮着脚尖走了几步。“你看我站住了，是吗？就是这样！”娜塔莎嘴里这样说，但脚尖站不稳。“我就是要做个这样的人！我一辈子不嫁人，我要当个舞蹈家。但你谁也别告诉。”

尼古拉乐得哈哈大笑，引得里屋的杰尼索夫都羡慕

他。娜塔莎忍不住也跟他一起笑起来。“这样不是很好吗？”娜塔莎反复说。

“很好。那你不愿嫁给保里斯吗？”

娜塔莎的脸刷地红了。

“我谁也不嫁。我见到他，也会这样对他说的。”

“原来如此！”尼古拉说。

“是啊，这些都是废话，”娜塔莎继续胡扯。“那么，你说，杰尼索夫这人好吗？”

“是个好人。”

“嗯，再见，快去穿上衣服。那么，他可怕吗，杰尼索夫？”

“为什么可怕？”尼古拉问。“不可怕，瓦夏这人挺可爱。”

“你叫他瓦夏吗？……真怪。那么，他挺好吗？”

“挺好。”

“好，快来喝茶吧。大家一起喝。”

娜塔莎站起来，像舞蹈家那样踮着脚尖走出房间，但脸上浮起只有十五岁的幸福姑娘才有的微笑。尼古拉在客厅里遇见宋尼雅，脸红了，他不知道怎样对待她。昨天他们一见面高兴得接了一次吻，但今天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了；他发觉母亲和姐妹们都用疑问的目光瞧着他，看他怎样对待宋尼雅。尼古拉吻了吻宋尼雅的手，并且管她叫“您宋尼雅”。但当他们的目光一接触，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相互以“你”称呼，并且亲热地接吻。宋尼雅还用眼神请求他原谅，因为她竟敢通过娜塔莎向他提到他的诺言，并且感谢他对她的爱情。尼古拉也用目光感谢她给他自由，并且表示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他决不会变心，因

为不可能不爱她。

“真奇怪，”薇拉趁大家沉默的时刻说，“宋尼雅和尼古拉现在相互称‘您’，好像外人一样。”薇拉这话说得对，就像她平时说话一样；但也像她大部分话那样，这话使大家感到尴尬，不仅宋尼雅、尼古拉和娜塔莎有这样的感觉，就连一向害怕宋尼雅的爱情会妨碍儿子择偶的老伯爵夫人，也像姑娘一样脸红了。杰尼索夫出乎尼古拉的意料，穿了一套崭新的军服，搽过发油，洒了香水，风度翩翩地出现在客厅里，就像在战场上一样，而他对待女人又彬彬有礼，好像一名多情的骑士。

二

尼古拉从部队回莫斯科休假，家里人都把他看作好儿子、英雄和百看不厌的尼古拉，亲戚把他看作讨人喜欢的规矩青年，熟识的人把他看作英俊的骠骑兵中尉、跳舞能手和莫斯科的理想快婿。

罗斯托夫家交游广阔，认识莫斯科各界人士。今年老伯爵把所有的地产都抵押出去，手头宽裕，因此尼古拉又买了一匹纯种走马、一身莫斯科还没人穿过的最时髦马装、一双带银马刺、靴头很尖的最时髦马靴，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尼古拉回家后，渐渐又适应原来的生活方式，感到心情愉快。他自以为变得老练了。他因圣经考试不及格而垂头丧气，替马车夫向加夫里拉借钱，同宋尼雅秘密接吻，这些事回忆起来就像遥远童年的往事。如今他可是个骠骑兵中尉了，他穿着有银饰的骠骑兵披肩，

佩着士兵的圣乔治勋章，同德高望重的老骑手们一起训练他的走马。他有一个相识的太太住在林荫道上，晚上常去看她。他在阿尔哈罗夫家舞会上领跳玛祖卡舞，同卡明斯基陆军元帅谈论战事，去英国俱乐部玩乐，同杰尼索夫介绍给他的一个四十岁上校称兄道弟。

尼古拉对皇帝的热情在莫斯科有所减退，因为这个时期他一直没有见到皇帝。不过，他还是常常讲到皇帝，讲到他对皇帝的爱戴，并使人觉得他还没有讲出他对皇帝的全部感情，因为这种感情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当时在莫斯科弥漫着一种崇拜亚历山大皇帝的情绪，大家称他为“天使的化身”，而尼古拉也充满这样的感情。

尼古拉回军队前在莫斯科短暂逗留期间，不仅没亲近宋尼雅，反而同她疏远了。宋尼雅出落得美丽可爱，显然热恋着尼古拉，但尼古拉正处在青春期，觉得要做的事太多，无暇同她谈情说爱。而年轻人之所以珍惜自由，因为觉得许多活动都需要它，害怕受束缚。尼古拉在莫斯科逗留期间，一想到宋尼雅，总是对自己说：“哦，这样的姑娘多得很，将来还会遇到很多。我若要谈恋爱，机会有的是，现在可没工夫。”除此以外，他觉得在女人中间厮混有损他男子汉的形象。他出入舞会和女性圈子，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赛马，去英国俱乐部玩乐，同杰尼索夫痛饮，去那种地方——那可是另一回事了，那对年轻的骠骑兵来说是很合适的。

三月初，老罗斯托夫伯爵在英国俱乐部忙着安排宴会，为巴格拉基昂公爵接风。

伯爵身穿睡袍在大厅里来回奔走，吩咐俱乐部总管和著名的掌勺厨师费奥克齐斯特为这次宴会采办芦笋、

鲜黄瓜、草莓、小牛肉和鱼。伯爵从俱乐部创办日起就是它的成员，并担任俱乐部主任。现在俱乐部委托他筹备宴会为巴格拉基昂接风，因为有本领安排这种豪华宴会的人很少，而肯自己掏钱的人则更少。俱乐部掌勺厨师和总管喜气洋洋地听着伯爵吩咐，因为他们知道，不论替谁安排几千卢布的宴会，都不像替罗斯托夫伯爵安排那么有利可图。

“注意，乌龟汤里要放鸡冠子，鸡冠子，别忘了！”

“冷菜要三道，是吗？”厨师问。

伯爵考虑了一下。

“三道，不能再少了……蛋黄色拉一道，”伯爵弯屈一个手指说……

“老爷吩咐要大鲑鱼，是吗？”总管问。

“即使人家不肯让价，也得买，有什么办法呢。哦，老天爷，我差点儿给忘了。还得有一道开席菜。哦，老天爷！”伯爵抱住头。“谁去替我弄些鲜花来？米嘉！喂，米嘉！你赶到莫斯科郊区去一次，”他对应声进来的管家说。“你快到莫斯科郊区，吩咐花匠马克西姆叫农奴把暖房里的鲜花用毡子包好运来。叫他们在礼拜五以前送来两百盆鲜花。”

伯爵又作了种种安排，正预备到伯爵夫人那里去休息一下，但想起一些事，立刻又把掌勺厨师和总管叫来吩咐了一番。这时门外传来轻轻的男人脚步声和踢马刺的丁当声，接着脸色红润、留黑色小胡子的伯爵少爷走了进来。他在莫斯科休息得很好，显得容光焕发。

“哦，老弟！可把我忙得头昏脑胀，”老头儿在儿子面前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说。“你要是能帮我点忙就好了！”